

白

榆

集

白榆集卷之十四

書九

與邢子愿

子愿邢先生有道趙生自楚還得手書讀之綢繆宛
至故驩津津金石不渝且名言精理字字寶筏引我
迷人佩以無斁來書云竊恐道心之損不於除日而
於西湖色空空色或不免鸚鵡籠中背誦了不關一
點靈臺斯言也深切學人隱錮之疾豈維不佞當書

座右洵可永作千古慧炬尼珠初祖西來意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六祖本來無物竟悟禪那妄識盡捨靈光孤露安事萬卷千經後世聰明士大夫博綜古今多記教典譚玄說妙倒峽懸河通不理會真元識見逾多性靈逾障絕似唐宮中雪衣孃日誦波羅彼寧渠識波羅爲何物所以譚者如雲百無一得如子愿云云切中今士大夫錮疾且向未聞足下皈依大乘禪而吐論了如出黃面瞿曇口何以故當是乾慧宿根不佞奉道以來自知非超悟上根欲以苦行實修

漸次拔滌精心嚴律向極操持不幸身作計吏繼轉
禮官非履泉奔塵緣蝟集不能力執禰柄律因緣破
心逐境遷其爲退墮何疑二六時中從苦海時時返
照時時悔咎緣去稍清緣來復恩四大業落苦海前
浪推之後浪疊之遂無一刻不是紛恩境倏照倏迷
乍離乍合一日十二時有萬天堂有萬地獄焚心痛
骨真無可奈何每一念至便思身挂衲衣手提應器
飄飄舍衛栖遁叢林而母年九十高妻孥幼小莫可
脫離近去雞肋遂謝馬蹄自失頭上冠奔走官人者

掉臂自貧無阿堵競錢刀者滅影自遭讒蒙詬附虛
聲者不來門如水矣頃以是得剗心息累專氣壹神
嚴奉律制力收散亂近者蒙聖賢愍念苦心得非常
異證遂發雄猛益事苦修益鈍根之人不得不如此
將來究竟尚未可知然一切塵緣則斷盡矣去年足
下與不佞約作泰山主人不佞以此願未了頗置方
寸顧念道心方復定力未成恐一出門便逐腳跟轉
自春入夏禁足小樓計將以初秋一走宣城弔監友
沈君典便乘興渡江訪足下濟上又苦貧甚不統裹

糧終宿以一託鉢往耳足下又云非久且挂神武門
宗婆娑靈巖日觀果然不一代才子鳴琴之政惠滿
南宮持斧之風聲高東海於子原寔矣世寧有不散
歌舞筵邪所願達人回首去妄尋真過眼繁華電光
泡影歸根結局此道貴矣維我子愿深念之數千里
遣使寄此區區別楮所陳更希鑒亮

荅方衆甫

與足下別三見蕙草綠矣花縣飛觴闡省促邾故驪
杳然客歲將毋南還不能遠赴使君期至今勞結東

郡遇徐孟孺同尋太白酒樓蒼茫揮手頗不盡踟躕
情舟甫渡楊子欽之君策孟野重甫相繼揖單舸來
蕩槳乘流論心累日直至西湖相共看荷花臨江而
別了不作兒女子悲此之暢敘乃足豔想初入里門
猶有父兄三老少年相過慰勞久之屢慕遂絕墜戶
蕭條小樓前有隙地盡種花竹僅半歲便已扶疎披
襟散帙坐茂樹就涼風不復知此身安頓在何處南
郭子綦所謂嗒然吾喪我想政是僕此時光景家居
貧甚三旬九食庶幾近之謀生計拙委心聽命不能

與造物爭權僕本是太白賀監放浪人今顧返而學
齏坯灌園者谿刻自處不飲酒不茹葷脫粟一盂苦
賈馬齒覓以斷送餘年足矣邇來自覺道念長進爲
聖賢所愍頗有殊證遂能剗心遣累壹意辨生歿大
事其爲福利大矣又安問其他足下清真出自天性
爲吏故當超超玄著不滌世味士大夫要須識得此
一段境界世法世出何往不宜老母今年八十有人
神明不衰荆人固窮可方鳩妻蔡氏兩兒子初學尙
讀大能伊吾唐人五七言詩日可寸數首他日解把

阿爺遺經殘卷作老惜夫卽足不必擔世樂如昔人
必欲高其門第僕以爲猶然世俗心不達耳足下觀
還郡中聞僊眷業又北去何必官人爲管人婦亦奔
走碌碌如此小詩四首奉寄卽取數緡別書俾歸可
懸之官舍幽人之語恐不稱官人累兼有俸故人義
高何以爲報

再與子愿

天下事有不敢言者大足崖溪室憂仁兄身兼數器
張乖崖救火人乃令轉馬曹邪世事可知矣岱宗之

丁可以棲遲功不挂雲臺名不可垂丹臺石室乎計
行李從楚澤還此時政入里門坐涼風臨水亭單衫
白帽把碑碣看荷花便是蓬萊僊伯領何如驅馬黃
埃中流汗浹體也弟以去年九月後始歸自西冷家
有半畝宮小樓前餘隙地急栽花竹數株今年遂已
扶踈閉門卻掃儘可逍遙獨無奈史雲之甌生塵矣
弟爲令廉又好急窮郵雜官舍常無隔宿糧以青浦
入覲事竣而南行囊罄矣分聊城傳伯俊裝乃得抵
家抵家數日卽得儀部報時有四壁在不能治北行

遷延半歲業罷棄雞肋物勾吳故人聞而爲治裝始
能入省居都下長苦東方生乞米狀客在座貰酒大
都倚辦細君簪珥及圖書鷓鴣裘腰下僅有一銀帶
急時銷付酒家長安相知作銷帶行記其事蓋一旦
罷蘭省困可知已今則藜藿不充三旬九食先君子
菴淺土二十餘年尚未得大歸僅有江上盈尺地無
從備石槨與九十老母相共啖脫粟猶然不繼誠無
面孔仰戴天日四明窮海絕地非貧子所宜居故人
賓客相見大半鬼柳榆兒吳中故人秦君陽公子力

勸弟做梁伯鸞故事移家梁谿蓋爲問田廬事與百
父既未葬母年又高不能旦暮徒居之弟又苦心學
道不問家人晨炊頃蒙聖賢夢境證度益以道緣息
累壹意精修以仁兄觀弟志行若此者恐終須是此
路上人今世一切都無論矣獨苦老母妻孥無可託
者辱仁兄見念深累許捐貲爲弟買山業有成約攬
使相存逡巡歲餘未遣何也人間世猗頓陶朱不少
患不高義高義者或身是黔婁仁兄兼此兩者而又
與弟講金石之好傅大士龐老功行願仁兄努力施

一惡人不如施一路人施一路人不如施一善人功
富相萬弟既受仁兄恩亦不得茫無所報負此幽冥
業債爲轉輪根因力勸兄蚤回頭向大道所以報也
敬遣家諸孫震奉詣仁兄幸無爲德不卒儻使至而
兄不在家震不能待見弟此札後可遂以信使來弟
交游滿天下獨以八口投仁兄其故可知已漢宣帝
黃龍元年鼎一枚奉去焚沉水香讀二氏書此鼎已
經吳越間博雅者多人鑒定真漢物非贗震郡諸生
以父憂涉遠道足下幸善遇之聞濟南多清泉白石

如江南躡突珍珠泠泠足洗心骨且泰山在望秋間
富得一訪仁兄出處大致幸以語我

與李濟南

不穀挂冠南下吳中交知獨明公信使逸存不遺
簪棄履義高於古人不穀往居青谿明公宜不在後
車數內今日見顧特異常流人倫鑒若此宜其及也
不穀兩爲令實操冰霜苦心又好以俸錢急窮用困
官舍居恆無隔宿糧一旦以無罪罷蘭省因可知已
將母南還四壁尚在僅有負郭十七畝江田多蕪片

齒徒無年三旬九食殆無以過先君權厝二十餘年
尚未歸土母年九十不辦甘毳誠無復顏面仰戴天
日而不穀又好剗心學道還山以後一切俱空獨苦
家人蕭然無生計將棄去不顧滅迹深山則人道有
缺遂眷此環堵浮沉世諦則石火可傷坐使物外之
人邁退維谷古人云廉吏安可爲也近且以八口遠
託臨邑邢子愿不穀與邢君無生平往歲以計吏在
長安偶集朱汝修宅邢君走一介託友生求見不穀
時邢君已將有持斧 吳之役不穀謝不敢見邢君

少選至奈何以一雞助物驕天下士邢生儻父哉及
命未下第講交游禮不穀慨然起世乃有大雅若君
卿僕安可過自局促而不以成君高長揖據上座長
安以此兩賢之自後不復相見往歲不穀以無罪去
國屬子愿以楚藩督餉抵山東所至問屠長卿安之
免官不論吾知其母老家貧無擔不何以爲生吾且
捐俸爲其買山不穀深心德之而信使未至今聞其
轉馬曹還里乃遣家諸孫震往以八口累邢君不穀
旣修淨業第得稍免內顧憂卽飄然長往空山枯寂

矣念今世界有高義若邢君及足下烏可使之泯沒
無聞故特爲留此字人間又以明公爲此君邦大夫
遂以奉聞聞邢君亦且有林泉意部中得士若此敢
爲使君賀所患子愿不在家去使恐餒於路幸使君
念之新城張令僕同門年友老成閱達蘭谿之政卓
然并幸留念

與秦君陽

去冬曾遣一使修候時文尚在長安入春來舍中絕
蹇然之音無從問文踪跡所向弟又枯寂習嬾久缺

起居此念往來起伏無已時眼前浮雲得失丈得無
芥蒂胸中邪世界事偶然而聚偶然而散聚不知所
來散不知所往海漚空化都無堅牢形骸軀殼生豈
一人大地山河今非一主當其得來怡然而喜當其
失去悄然而悲一旦形散神離得失何物浪憂浪喜
總屬妄因譬如夢得寶珠覺不在手夢離兵刃寤乃
虛怖漢祖唐宗竭英雄一生精力收合散亡山河入
掌受用幾何轉眴煙冷棄捐宮掖拋擲山河卽黃金
爲棺寶玉爲殉與皚皚白骨了不相關生前得失浪

生憂喜時移事往祇有悲涼人方在憂喜之中不暇
論到悲涼之境稍一提醒回頭萬念灰矣萬物芸芸
各有賦命君陽身為貴介家有負郭美衣甘食僮奴
滿前世界中人試等君陽而上勝君陽者能復有幾
等君陽而不及君陽者何限見幾知足斯為達人
區區雞肋小物丈當不以留之胸中如弟一旦以無
罪去頭上冠家徒四壁其為窮愁宜何如而弟未嘗
一日失逍遙誠知此分矣近則剗心學道已作枯禪
蓋以弟身實際語奉告非敢孟浪幸見原察頃有人

自京邑還云足下於春間暫還鄉山想抵家已久敬
裁此牋奉訊無恙作此書因念及京邸周旋古人所
不能爲每對士大夫媿媿便凄然欲淚學道遺情此
情尚未能遣去使與山東邢子愿使君有約故弟業
逃身物外獨苦人口無依移家梁谿初心不改弟以
老母結念諸子姓難以一朝風然客歲過梁谿亦以
丈不在無主者行抵四明生計都絕無從向市上人
乞斗米一錢糲飯苦菜僅足延生有時不給神氣自
旺何者腹中無食心頭亦無事也新秋決入梁谿晤

是下盡吐胸臆先此布問太夫人夫人想各多福

與張新城元鼎

仁兄遂領海岱名邑正大賢展布胸中時揚聲策勳
當更高於江南治狀吾道幸甚弟以疎迂得過當路
仇家乘之謗譏爲祟遂爾挂冠仁兄標名雲臺不佞
弟栖神巖谷出處不同寂殊致爲龍爲蛇亦各安
其所矣杜門息緣了與人世隔絕屬以人口託臨邑
鄉子慮特遣家諸孫震遠赴邢君而弟貧如范史慮
不能爲去使治往送糧所慮子慮萬一不遇諸孫且

爲中途餒鬼故以此字付之子令其蒲服謁足下幸
少濡沫之弟兩爲令力持冰霜又好以俸急窮交卹
苦難今日坐取顛躓雖謀身太踈落拓可笑我其人
亦可念矣足下問故人近狀業作蒲團上苦行頭陀
邢君許卹我入口且遂入四明雪竇最深處數字爲
念不及其他

與李使君

足下同之文浮海朝大士可得見聖燈佛光否揚帆
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壯遊自佳恨僕不得同行然閉

室焚香修三觀無時不見妙相領潮音胸中故不乏
溟渤矣海上初回便入山尋石牕瑤草足下遊興勃
勃如此使宗少文終媿尚平子病足不能走晤神爽
為飛

報元美先生

元美王先生有道門下不佞某得先生手書者三得
詩一缺然無一字奉報者有故某東還後發弘誓願
屏除萬緣及海內交游竿牘又不欲生分別想故於
先生處亦遂罷問訊又以平原公方在熱地尤不欲

通婁東信匹夫取介過矣頃林居數聞先生拳拳見
念遂警爾動心冬月辱汪伯玉司馬見約以今歲花
時相聞會於湖上同如吳門訪先生曩頗不能自堅
許與西行乃春來司馬使負約不至某亦遂禁足不
出門矣欲了宣城哭沈君典宿心會家居貧甚不能
裹糧獨負良友下泉深以爲恨某兩爲令懷冰霜苦
心又好以俸錢急窮濟困官舍長無隔宿糧乃今之
爲黔婁萊蕪可知已日與老母啖脫粟苦賣及馬齒
覓細君嘗病痞至無一文錢向醫師取藥物相視而

笑病亦尋愈困時以方生墨三觔貨之舊識賚介子
易子母錢徧歷數家不售竟返故篋薪粢有時不繼
絕不向人口及三旬九食業與家人以定力持之介
母萊妻了不作嗟怨非惟不出口吻亦不見眉端所
得苦中之趣如此既失進賢冠又貧無阿堵親朋不
至蓬累之門竟日不啓始覺耳目神明乃爲我有萬
念都灰冥心此道近頗得證驗益助勇猛間中既無
一事相關無以送長日稍取三教之理參其同異尋
其要歸著爲一書頗爲此事深着亦屬理障今亦將

完矣尚未敢出終當請教先生先生邇來起居何似
大事因緣想已了當幸教下根之人令弟敬美先生
在仕路能不忘道念作火宅蓮花活計不令子固伯
讀書何處聞諸郎風氣日上可不挂有道胸懷以嚮
往一念草此荒牋遣老奴奉訊維先主鑒原四方向
先生乞文字者如雲僕不能以賣文取一斗米先生
罷於津梁矣有可令走四明假手不佞者乎幸留念

與汪伯玉司馬

首夏作一書取三教之理詮次大略求先生印可力

不能顯遺一介蹉跎至今某頃已剗心遺緣力修上
座之業若平棄世世棄若平有身之累都盡矣間中
無以送長日以經世出世二義者爲一家言業已垂
成尚未敢出當虚心請教先生矣聞杖履從吳門走
梁谿入長干由采石渡江取道謝家青山弔沈君典
不審何日返三天子都某久負宛陵之約慙愧良友
下泉蓋緣不佞邇來貧益甚不能治出門三日糧惟
有禁足小樓討求性命大事而已此月望前後將夾
計作宣州行行則尚方圖與先生一會隆所著書多

天壤間最大事間出古人未道語竊妄意作今代未
有書四顧寥寥獨念先生某千秋知己故欲手此書
急走新都面受大教往辱先生許爲某刻白榆集如
已命工則卒成之若猶未也幸遂已其事何急而爲
人謀覆誣之具弇州先生一寄詩三詒尺牘某都無
一字爲報弇州得無督過深乎息交游謝竿牘欲斷
自婁東始以太原公方在熱地世人趨婁東者益以
如雲不佞耻之故不欲和聲附影蟻慕羊肉然聞弇
州見念彌深知已索我寥寥廓之外矣嬾不及修問仲

淹仲嘉兩令弟幸道某本懷寓書者爲敝鄉胡生來
臣溫美士惟先生一盼

寄王荆石閣老

射陽湖舟中得奉至教句句肝腸言言精理洵不肖
某終身常弦佩以南還靡間晨夕某於人間世實無
所好恬於進取委心安命用拙忘機不幸以雕蟲小
技偶竊虛聲爲當世耳食人所睨就某之踈中熟腸
操行都無崖異將迎靡雜取忌招尤不肖益約已豐
人捐身利物時時爲天下人種福結緣而此身都無

毛髮利於天下遠聽不察見形生疑似是多慾多
穢溷塵堪中人無論悠悠行路不鑒深衷卽季札披
裘尚屬皮相其爲物枉何如介推有言身旣隱矣焉
用文之某自抵家痛自刻厲日念至人之訓杜門息
影歸於苦空亦幸以旣賤且貧世情人絕迹不至泥
坦墻戶盡日無屢蒸聲得壹意剝心伐毛洗髓討求
淨業緣愚鄙苦行爲聖賢垂愍夢境證驗此後便能
剝累遣緣益助勇猛粉身碎骨不敢退墮此志矣所
吾范萊蕪之貧三旬九食藜藿不充介母萊妻甘心

無怨一家悉知皈依三寶庶幾類龐居士家以此畢
愈生足矣古人有云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物外
之人與人代長絕了不復交關故知乃先生方在當
路尤非野人所宜通所以不修寒暄一字者易歲矣
適敝郡秦司理北行譚及真人紫炁遂爾動念某以
肖翹微質獲蒙曇師收錄門墻乃坐仇詬大玷師門
罪廢以來刻意煎滌顧先生之所日夜望不肖之自
新者何如不得口故敢粗述不肖近履仰慰拳拳乃
若曇師在天之靈則天眼洞觀悉矣無生之理猶鏡

身之累都盡某於人世亦復何求要須知區區此
訊斷非有所望於先生者亦以不能忘曩師之德耳
勉旃先生努力三事上清功行正在此時願和中平
氣以天下萬世心處事待物傳說比於列星魏公終
歸紫府余小子不勝願望欣慰請從此謝故人幸勿
復爲念敝郡秦司理滿胸中一片陽春海上爲理六
年仁及窮檐蔀屋於其行父老子弟萬人奔走如赤
子之失慈母爲吏如此中古所無先生至性善善心
長敢附以聞餘不敢及

與王恒叔

李生走天台謁甘使君時不佞偶有小冗崖略數字
爲寒暄而已無何大悔不佞與仁兄生平道義之雅
何如經年修問胡得草草若爾一入塵緣便有乖迂
此弟學道不得力處不佞自入春以來杜門禁足絕
不輕通賓客亦以四壁蕭然世情人不至坐臥小樓
修頭陀行足下書來詫我以台雁之勝使道民津津
復動寒裳濡足之念來札更云欲訪弟四明雪竇間
不佞此月初旬躡屐走宣城弔沈君典太史且間道一

看九華涉狄浦尋金竹山觀世音新道場計以重陽
前後了台雁之願與足下把臂入林乃聞杖履有東
來意遂持兩端非足下急航普陀則不佞先渡石橋
孰先孰後專俟後命書辭致疑於語既究禪觀更講
還丹以爲此不無矛盾至所稱觀火之說剖析三教
深微玄朗至哉斯言又謂佛則真性常存空無所待
僊則渣滓猶在犯形必毀如已究禪觀乎則靈光千
劫何假九還如更講還丹乎則尚涉有爲安見真性
語良是矣不佞亦知之第不佞寡昧見後世三教之

徒各立門戶互尋干戈所謂與媾爲鬪末法參商竊以爲三教之理同堂共室儒者順性命以還造化義存沒寧道家煉性命以齊造化理完不灰拂氏悟性命以超造化妙在無生儒所謂明德道所謂靈光佛所謂般若其道一耳特入有三門是名三教儒爲在世法二氏爲世出法道凋三光佛超萬劫此其不同也所云佛悟性而長存道犯形而有壞乃是命宗之人以長生爲事用坎離鉛汞鍊已築基河車轉運火候抽添分主賓按子午存口訣談下手煉形修命結

丹成胎此全是有爲之法爲長生度世而設以命起
因亦以命證果所以礙形氣而往來與天地而成壞
楞嚴所指十種僊人胥是物也不知道門亦有上乘
廣成標其窈冥柱下發爲虛靜無爲自然直悟真性
而精自然化炁炁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虛此都無火
候藥物之名遁用抽添之事性徹而命自超此所謂
還丹卽佛氏之見性與道門轉丸之丹迥異矣文始
經云見精神而久生忘精神而超生夫見精神而久
生命宗修長生者是也忘精神而超生性宗修大覺

者是也命宗之僊拘形滯氣報盡還來性宗之僊入
聖祿流與佛同果君不聞西方金母與觀音大士虛
空之中時時同在一處所而重陽七真及吾曇陽大
師皆從僊悟佛以佛修僊乎足下今第修無上菩提
見性歷劫則不必講還丹而般若卽丹不必求長生
而求劫不壞是也乃不佞方要三氏之指歸著太函
之定論則不得不立論爾要之僕之安身立命處亦
惟大覺金仙也雖然實修實證不落言詮頓悟法門
則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以一言了道安事收歟入

葛藤窠曰不佞願與足下勉之足下清真簡澹道器
卓然弟踈愚落穆人於人間世一無所好獨以平心
熱腸爲物情所歸坐取紛濁近者痛自剗除遂能返
於簡寂一身之外都無長物居貧晏如從此修持庶
幾得見自性大事因緣須與足下面作商量非筆札
可盡聞足下廬墓所有清谿好山茅屋數間沙上鷗
鳥煙中雞犬大有幽居之趣令人結想三之日作此
書下春卽作虎林行馮開之信來政待僕西冷六橋
上足下如欲相會可急策蹇以至弟於虎林當有十

日留不能出門請示東來的期且遲子候濤落伽間
矣因甘應溥與弟有約遣力詣之恨前書潦畧致有
此冗語雖犯能仁氏綺妾之戒亦足以見不佞繫心
仁兄若此之篤至矣甘君夔劄通儒士與足下論心
譚道相得可知吳生流落公子以尋子來見足下病
遠足下乃不忘情於一見逆旅人贈金甫至之明日
而吳生卽從西陵來蓋其遊困甚夏衫破盡面目枯
槁得足下五金遽覺蘇蘇有人色菩提心冥感乃爾
弟所著經世出世書業脫稿三本會紹興陳立甫司

理見而強攜以去未得奉教如之何弟此書成便可
做世間無事人矣

與甘應溥

不穀自黃冠入道以來自分人外人禮數既損野性
轉薦孛生草草告行率爾寫書荒鄙無狀仁兄不即
加督過更荅以溫言直陳胸懷居然長者通備度不
穀閱盡世人獨念沈宣城高才俠節靈心熱腸當其
家食數千里慕義赴之如雲一旦遘危疾鄉父老子
弟遍走郡望願以身代者無算其品如此仁兄知之

深矣徒以草疏一節取忌江陵承望風旨者幾構奇禍君典過於懲創遂謀稍逃於酒色以自污嘗與弟吐此深衷弟不然之郭汾陽功高位重不得不爾子無汾陽之勞而有相如之累子所自託人卽舉以爲子罪禍本在此矣君典聰明絕世豈肯向火坑中作活計者不幸夫不祚貞良溢焉早世使悠悠此疑千古不釋是弟之所爲君典痛心疾首也頃仁兄方爲亡友白此疑枉而傳聞稍僞輒喁喁向仁兄置論可謂忠於事君典闇於知足下然寧負甘君不負沈郎

僕之心也不穀以仇口挂冠家徒四壁介母萊妻相
共貧苦三旬九食殆無以過坐是久不能裹糧千里
哭君典青山抱此長恨數日內且勉強出門一修白
雞絮酒之敬於君典重陽前後或得杖萊入天台望
見賢仗君顏色耳又聞于旄將有四明之役恐弟未
回無從伏候軒車委巷奈何台宕之願終須酬之業
與王恒叔約矣

與蘇君禹

不候弟自去秋將母南還杜門滅跡青苔黃葉滿貧

家履綦寂然盡日枯坐可謂世外間人矣無事出門
海內交遊竺牘并廢追憶湖上畫船茗椀綦杼蓮房
芙蓉徘徊六橋三竺間恍然隔世事兀坐齋頭時時
結想故人抵掌千秋清言娓娓屬按部行役歲無寧
居野人久不敢以寒暄常語仰溷清嚴仁兄當能寬
我形骸之外友人河陽陳玉叔書來力勸弟修名山
之業著經世出世一書以成西蜀趙文肅公未就祭
志夏日山居無事業成此書亟欲請教大雅恨足下
方在嚴重地未得自達耳適辱甘應溥使君八行遂

前荒牘託應溥郵致左右一寫積懷臨風瞻逆

荅胡從治開府

暹不穀待罪蘭省與足下都無生平歡先生則載幣
械書千里走徒兒闕下定交不穀豈望城獄中神物
乎何望氣而知其人也及不穀橫被仇口以出先生
則又馳咫尺之書且并爲治南還裝書解慷慨至恨
不得伏闕抗章以明東海小臣無罪寥寥千秋義高
寒朗不穀抵四明山中甫及食新而汾代之使又在
門矣蓋至今兩面孔尚未相對雖古稱神交何有若

此者不穀注冠以來生平椒蘭相許往往化爲艾蕭
張謂有言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而先
生之用意乃若爾求之於古未見其人壯士急知已
夫斬衣沈族何足以云惜也不穀六尺孀然弱女子
狀又黃冠入道矣少年英雄之氣灰矣無能爲豫讓
荆卿之報雖然先生義存王孫爾其見趣寧出淮陰
擊絮媪下哉不穀之坐困也以細人而其見收也以
英物當世賢豪長者爲高義亦尚不少而獨念陳先生
者古人所難若然不穀可以托於天壤矣不穀有胸

懷之言難與世人輕吐伏計先生用意在古人之
故遂披露無復隱不穀束髮蚤慧讀書十行俱下爲
詩若文模古人則古人寫胸臆則胸臆之而已神
無所不詣法無所不稟爲人寥廓踈朗以六尺爲天
下死而毛髮無所利於天下長爲吏千里號神明持
身若冰愛民若子好善若渴一日十二時中無一刻
不悄恍見上帝神靈上帝神靈亦監臨焉登有嗔輒
應慨然思以縣令起家作功名如范蠡五湖子房赤
松李長源一動天文足矣不謂時命乖謬當事者以

仇口見罷而非其罪此念遂化冷煙急理雲霞舊業
悼頭撒手便作世外人刳心息累了人生一段大事
因緣脫之紅塵還其青山落籍雲臺桂名石室造物
之意將在此也今業行見其效矣獨以不穀爲吏時
厲志太苦一旦黃冠加首貧過萊蕪而母年八十有
八妻少子幼頃屢欲棄家入名山洞府而不返而母
妻牽裾揆之人理不可棄去尚爾依栖環堵殊非本
懷誠得負郭百畝之田上奉老母下畜妻孥無媿人
倫乃合天道此世界無可托者遼陽開府顧益卿往

歲許爲不穀買山想以兵事嬰心忘之耳欲走一介
詣顧使君貧士力不能治遠行裝且聞白衣人出關
有禁今修一札奉從治先生煩先生爲不穀特遣一
力直抵遼陽致不穀書于益卿所令益卿遣一力直
抵四明不穀第得百畝之田則在世世出兩大事濟
矣以先生風格當慨然爲不穀任此無疑儻先生遂
欲分取益卿仁義更善非所敢望矣作大檀越成欲
一黃冠道人此是上清功行兩君子勉之益卿奇男
子意氣肝腸不減足下今日令故人作此舉止此當

輸君一籌矣往僕兩爲令冰襲其操無論推俸錢以
急九族貧交惟恐不及官舍恆無隔宿糧今日數千
里仰食故入所謂遠望西江之水大都索我枯魚之
肆爾雖然不穀形枯神不枯一點靈光自信歷劫無
壞經年禁足小齋習靜修觀長日無事偶取經世出
世二義作三教玄同一書旁及山川辭賦幽人寂士
大抵作清冷致語讀之欲使人心骨俱暢者將成矣
而爲新都汪伯玉司馬相期西湖再至而會王季孺
六史持節至自桑乾云與先生大修平原十日飲快

甚坐間蓋無日不念道人泰山邢子愿年少有心人
翩翩才藻與不穀有日觀之約便思衲衣托鉢一度
黃河捫岱嶽直走雁門出汾晉訪先生塞下續王生
舊歡奈母年春秋高理不可遠出徒矯首望關門紫
氣結念如何先生一代詞人詞人多偃蹇流落先生
今開府擁旌豎功名西北此文章家稱命達矣蓬萊
三山近在君家宇下顧何日歸訪安期羨門僕曾與
先生約他日請徑走登萊相共尋海上靈藥瑤草第
聞胡先生一朝解印綬謝人間事去僕則提應鬼出

門矣學道之人久不作冗長語爲先生破例亦以深
情所寄不覺津津諸惟先生亮在

啓

上吳門相公啓

代作

伏以天道高明歸神功于八柱聖謨宣朗資哲輔于
三台曉入彤闈日麗黃扉之色宵還禁直花黏赤寫
之我身登鼎鉉平泰階之六符手握斗杓莫皇圖于
萬葉乃忠良之上伐亦儒者之極榮恭惟老相公素
師閣下少號聖童秉動靜方圓之詰夙成備器爲文

賞禮樂之宗東吳麗藻代有聞人南國英靈茲爲獨
冠家住具區澤國才吞碧浪之聲境後林屋洞天語
秀青霞之色玉瓚黃流德器瑟焉溫朗泰山喬嶽風
稜屹矣端凝臚傳而太史占雲蚤擅崑山片玉賦奏
而至尊擊節何誇壁水羣英年踰四十朝野之望獨
隆位正三公調燮之勲斯赫玉貌朱顏步出而宮花
俱映金章紫綬坐來則庭燎相輝文武並用廻萬國
千陽春忠智咸宣弼一人之聖德宇宙古今際此千
萬百年極治之象薄海內外咸頌二三元老碩輔之

勲自殷周而還于斯爲盛卽詩書所稱何以加焉其
衡菲賤品襍線微材揣分量能乏匹夫之淺智乘時
微幸忝君相之宏恩溷迹班行技慙鼯鼠盭竿侍從
文謝雕蟲乃因過分之榮遂遭非意之疾水宿山栖
一無足錄君恩師義兩未能酬登西巖而占象緯知
帝星台座之休明依北斗而望京華柰煙水雲山之
邈絕犬馬至微尚知帷蓋之報江湖雖遠敢忘廊廟
之懷謹以天書仰干台聽人難縮地語不宜心某不

任云

上江陵相公啓

代作

伏以帝恢至理在翼貞良天產上材借靈獄瀆三台
四輔躬赤舄以匡時北斗南箕佐紫微而布令故風
牧克相軒后則皇國夢彼華胥夔龍仰贊陶唐而泰
運旋登沕穆德配神明華夷歸美功存亭毒竹素流
光恭惟老相公老師閣下上智超凡至人秀世當五
百歲之昌期應風虎雲龍而翊運產六千里之大楚
滙荆襄漢沔以鍾祥衡山昔莫九州稟炎帝祝融之
氣太和今冠五嶽借玉虛師相之神是用占清班于

妙歲矢忠智而出入三朝輔。今上于冲年受顧命
而調和四海佐真宰以平泰階開日月星辰之運
執斗杓以酌元氣會陰陽風雨之時東夷重譯輸
珍寶于闕庭北虜望風走降王于輦道萬國享登
臺之樂一夫絕向隅之聲卽詩書所稱何以加自
剖判以來所未有某洩渤下材誤入藥籠中物擗
踈賤品偶占桃李餘春學慙吐鳳補衮職媿無其
能文乏雕龍結清華實非其分頃因狗馬之病遂
邀麋鹿之期顧繁糞穢情久傾向日奈蒲柳屏質
尚爾從風竊念聖

主獎拔之仁復想老師教育之德君恩師義總屬高
深野宿林居殊懷慙悚抱煙霞而偷逸雖屏青山瞻
日月而興懷敢忘紫禁惟身伏田野跡遠崑廊所以
瞻戀空馳寒暄久曠茲者薰沐恭裁短楮敬布私衷
伏惟治慈鑒亮某不任殞越惶恐之至

上山西相公啓

代作

伏以至人出世玉瓚之德無私上相匡時衮衣之光
有赫周楨降命于嶽神大昌姬曆漢道乞靈于昂宿
克熾炎精文正著盛德于三朝則天門開朗忠獻見

御雲於五色而廟社重光蓋威鳳祥慶達時乃出方
諸陽燧惟氣是求恭惟老相公老師閣下三晉人豪
千秋國寶西京麗藻毫端奪參井之文章北斗儒宗
門下總河汾之禮樂土風雄厚人物故自陶唐天性
塞淵德器屹并山嶽黑髮而正公孤調和六氣朱顏
而稱元老師表百僚周召同心輔聖天子于冲年睿
德蕭曹寧一奠我國家于累洽重熙華夷勲業異域
猶問起居金石精誠婦堅咸知名姓是誠人文之巨
觀儒者之極盛某學慙博物缶音而詆厠雲門文未

成章魚目而仰于照兼偶微太幸自貽片玉之羞
在清班虛竊壺冰之號履禁地則黠爾竟擿窺秘書
則茫然目眩處非其分每戴君相之恩如天揣已無
能欲措臣子之躬無地頃因狗馬病作遂使麕鹿心
生躡屐後于青山頂頭敢忘魏闕結一椽于白雲堆
裏未穩卑樸仰帝座于中天獨觀朗耀望台垣于半
夜載喜昌明蓋乏才能而清華忝竊恐負乘之足羞
荷知遇而林壑偷安念報恩之何日是以當中宵而
傍徨每纜衣以躑躅顧宿疾尚延屣同蒲柳初心未

遠徒切傾葵雲泥之路邈隔鴻鯉之訊久踈念日比
于懸旌罪詎堪以擢髮茲者敬肅蕪辭用候台履某
不任云

謝江陵相公啓

代作

伏以三台朗曜開妙氣于東華四海陽春酌太和于
北斗捧卿雲于蓬島下方誰不生光升皦日于扶桑
大地曾無私照昂宿匡時父老謳歌於西漢簫韶奏
律遠臣鼓舞於南薰恭惟老相公閣下五嶽竒姿千
秋間氣夔龍德望關洛儒宗正元宰以秉國樞萬方

延頸矢忠良以酬 帝眷百辟輸心陽和式通於遐
阪枯朽遂沾乎汪澤某材同襍線職濫封疆三載異
門實深積業一朝益部復忝新恩波臣龍子之鄉既
不能竭涓埃于東海蠶叢魚鳧之國又何由布威德
于西陸是皆納垢包荒賴大人之偉度吹枯植朽荷
玄造之至仁感惟刺骨言不宜心睹漲海之波濤雖
去吳能無回首望連雲之棧閣將入蜀尚爾摧寬叩
帝闕其靡由彷彿天門之色仰台垣而徒切夢寐
衮衣之光某不任欣躍感戴之至

謝吳門相公啓

代作

伏以龍德正中逢時則駕鴻庥遠彼翊運彌昌建神
功于八柱何物非恩可真宰于三台有生胥戴恭惟
老相公閣下河嶽竒英鳳屨異彩手握金杓調六氣
于時令口吹玉律散四海以陽和某志切消埃材同
尾在濫竽憲府秉鉞江孺三年東土媿保釐之無功
再歷西陲荷恩榮之有赫時維七月流火之秋方興
農事詎意大浸稽天之患陡作波臣慨稼穡之滄傷
過深閉閣賸問閭之蕩析悲慙向隅是惟待罪而靡

皇朝莫象恩而濫擢茲皆賴師相念一日有龍門之
雅或假二天于雁塔之私情既屬于枌榆恩幸叨于
樽散拜祭戟而消竟戀戀金闈之月望劔門而極目
迢迢玉壘之雲口莫揄揚心知感激平生山斗中夜
台垣某不任欣仰頂戴之至

謝浙江相公啓

代作

伏以天門日朗光照窮簷大地陽回春生幽谷當黃
扉命下極四海咸慶風雲荷丹昭遠來某一夫實先
雨露顧寸心之感激詎尺素之能宣恭惟老相公閣

下東華靈寶北斗儒宗青年及第太史奏絳殿之雲
黑髮公孤上相捧瑤天之日某何西庸品江左濫竽
三載徒縻一官莫交拜茲榮命茲懷殊恩開府建牙
已媿東方之千騎寒帷就道復懸西土之雙旌恩實
深于吹噓感難忘乎綺結立吳門而儼足練目極寬
搖登劔閣而望三台形留神往某不任欣躍感戴之
至

壽董大宗伯啓

代作

經世雄文會日月星辰之運匡時上宰調陰陽風雨

之和簡德業于 帝心發英靈于嶽降恭惟上慈
大宗伯濬翁相公閣下天目竒姿文心鉅匠名成三
策少年藉才子之稱賦就兩都一日貫長安之紙碧
維金馬崇班清映乎水靈威鳳祥麟藻思光生乎彩
筆遂登講幄佐盛德于青宮爰正秩宗掌邦禮于紫
禁久勞廊廟士民仰北斗之尊暫夢煙霞遠近繫東
山之望時屬三秋忻逢嘉節天高八月適誕偉人借
桂輪以代華燭朱顏照見桃花取天樂以張瓊筵綠
髮明于黛色交梨火棗供自西池仙曲雲謠傳來金

母蓋 皇明之運祚有赫知元老之壽考無疆某昔
承人乏作牧名邦朱門清燕敷奉音徽綠野逍遙時
陪杖屨仰德星之曜里對洽椒蘭荷甘露之灑心義
存金石逮自移官以來未嘗不感念疇昔陟香山之
高標停雲而憶白傳望澄江之如練臨風以懷謝公
伏惟壽比嵩高芳流竹素名齊綺皓位自伊周某不
任忻忭瞻馳之至

疏

督府交代疏

代作

伏惟開府建牙實乃紀綱重
宣威布惠必須縉略
鴻材列天梯石棧間關素號益都玉壘峨眉儉絕無
如蜀道國家咽喉之處更重南中廟堂籌策之勞累
動西顧是惟得人乃稱任使詎意宏恩謬及能材臣
性資蠢直智計凡庸濫竽江左久玷烏府之榮秉鉞
界方莫拯鯨波之害歲事多虞祇自深臣子尸曠之
責民饑當郵旬未宜君父浩蕩之仁忽荷新恩益慙
舊職蜀部關心已睹西人之旌節吳雲回首敢忘東
土之黔黎戴天履地微誠願比于鱉蒙足國安邊緜

力誓捐軀犬馬春和秋肅仰希先哲之寬嚴內安外
撫務布 朝廷之威德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爲此
具本專差齋捧謹具奏聞

白榆集卷之十五

東海屠倭緯真著

論

附諸考
小序

三吳水利總論

夫成天下之大事者其志欲銳其心欲誠其量欲虛
其識欲遠其智欲習其機欲斷六善不備事罕底績
古有移王屋之山者其志銳也陷呂梁之水者其心
誠也匹夫之言可以集事其量虛也九州之大可以
燭照其識遠也長途之智則先老馬用其習也狐疑

之來則示玉玦貴其斷也此六善者天下之事所以成也古之聖哲大人經營天下澤被當時流照後世率用此道况水政哉夫水政者聖王之所修以利民其利害之相懸則天壤矣此非可以智嘗而懸斷也談三吳水政者雖多端大約不出治水治田兩者而治田之與治水實相表裏安之治田所以治水也水之利害繫于田水政修則田獲其利水政不修則田受其害而治水治田兩者自不可缺治田而不治水則田功罔施治水而不治田則水政尚缺均非完誠

也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郝宣曰單鍔郝宣詳于治田
單鍔詳于治水兼而用之水政舉矣請先言治水三
吳巨浸厥有太湖汪洋浩淼綿亙三萬六千頃三吳
諸水咸入太湖而分注三江以入大海是吞吐元氣
翕蕩東南之一大關鍵也南則杭湖天目諸山發源
苕霅等谿由湖州七十二澗而入西則金陵溧水深
陽九陽江洮湖荆谿諸水由常州百墳而入北有運
可受京口大江及練湖諸水北由江陰一十四壩入
于大江東由常熟崑山之三十六浦入于大海而入

江每不及者亦由武進無錫諸港以入太湖太湖三
面受水濁湖有一面瀉之三江以入大海然三江東
道僅有吳江一十八港入江是太湖三面受水三面
分流吞多吐少易蓄難洩水口一有鯁塞則停緩無
力天時一遇淫雨則泛溢爲災是水口之宜通而不
宜塞彰彰明甚也太湖之水由江入海大江之水日
接海潮江水清而海潮濁海潮每來常有淤塞江水
清駛隨輒滌去以故向無水患自吳江將洩瀉太湖
一帶故道建長橋築挽路以便漕舟水道始鯁泥沙

淀積而太湖之水往往漫衍矣况三吳地形東來漸
低蘇州爲常鎮之下流松江爲蘇州之下流蘇淞並
海地岸反高于腹裏形如仰盂洪波流潦尤易內注
太湖水口旣已鯁塞淫雨乘之大風適作海水湧入
太湖旣漲不能復受則常鎮諸邑之水合於蘇州而
蘇州已先被其患蘇州諸邑之水又合水淞江而淞
江之患益深蓋自有宋以來三吳水災志不絕書滄
沒田禾漂蕩廬舍澤國千里民化魚鱉雖朝廷下令
遣官累有修濬時通時塞得失相參利害相半迄未

聞有爲三吳遺千百年之水利者萬曆五年朝廷乃
簡命臺使者懷安林公以璽書來督三吳水利奉命
驅馳矢謨宣力蒙犯霜露郊行野宿無間寒暑晝夜
訪諸縉紳謀諸三老相地形之高下尋水道之源委
權其利害察其得失深知三吳之水滙于太湖瀉于
三江而入于大海旣已得水利之要領而各郡各邑
江湖河渠浦港洿塘之類條分縷析又無不合治水
之機宜是以數年之內水利大興今總四郡之成事
約而言之則瞭然矣開吳淞江壅塞四十餘里以復

大江入海之故道濬吳江之吳家港長橋南北灘廐
山湖口使太湖積水徑達于淞江以澱山湖一接太
湖之流其來甚徑易而爛路港不足以洩之故于青
浦濬大小山涇以洩澱湖之水而南入于泖又濬踰
開河以接大漕港濬橫塘橫泖以接浦漚塘濬崑山
澱湖諸口使湖水分注于墩道褐趙屯大盈崧子盤
龍等浦而北入于江又以三泖北納澱湖南連浙水
西入長洲吳江諸蕩故于華亭濬秀州官紹鹽鐵等
塘金山三泖等河上下橫涇沙竹岡塘金漚塘蓮鹽

河以洩南北兩淮之水于黃浦于上海濬蒲滙六磊
竹岡等塘周浦三林都臺等浦新港黃家溝嚴茂塘
以洩東西兩涯之水于黃浦總之合流吳淞以入大
海又以吳淞出海之路頗覺遼遠不能徑達則卯澱
北注諸水淞江或不能盡容故于崑山濬夏駕浦大
瓦赤澀諸水于嘉定濬顧浦吳塘南鹽鐵北橫澆西
練祁彭越浦華亭涇南翔河涓浦張家渙以洩淞江
北行之水于婁江三江並行恐難盡洩復濬大倉之
湖川塘楊林塘七浦塘路漕塘六泗浦以洩陽澄巴

城諸湖東行之水而入海濬常熟之向茆塘許浦梅
李塘福山塘耿涇塘三文浦以洩尚湖昆承湖及毗
陵晉陵諸水經入大江濬江陰之東西雷溝舜河利
港北橫河九里河山塘河青陽河以洩五瀉河芙蓉
湖諸水亦入大江其治水次第如此故太湖有所洩
瀉三江有所分注衆水盡治下流俱通下流旣通上
源宜導于是濬宜興之西洑裏河武進之白鶴谿金
壇之荊城港及長蕩之裏河以洩洮湖荆谿諸水而
入運河濬武進之孟墳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鐵猫

港以洩潤州上流諸水而入大江上源既導則下流可接下流既通則上源益順又恐新洋江過于深闊分引江水北流引入渾潮將來不無淤塞之憂故于夏駕口慢水江口並建二閘時乃啓閉慎乃宣防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之通可垂久遠而水利興矣水利既興田乃可治治水而不治田豈惟田工之虧終爲水政之缺何也蓋一吳雖號稱澤國低窪而中間田畝亦自有高下高田十居二三下田十居六七高田所患在旱下田所患在水而兩者利害又

每相懸大旱之歲水涸岸出低窪下田幸而一熟

田則已盡枯大潦之歲水浸上行墾阜高田幸而

一熟而下田則已蓋沒是惡可不爲之所也下田所

患在水則不可無障而所以障其水者圩岸也高田

所患在旱則不可無蓄而所以蓄其水者溝漚也下

田不脩圩岸則太湖雖通而適遇水潦一時洩瀉不

乃者何以障水而免患高田不濬溝渠則江海雖大

而適遇旱曠江海流淫不到者何以蓄水而灌田于

是公又條爲治田六事刊布書冊移檄有司而又力

勸親督高田令濬溝渠下田令修圩岸今諸郡各邑
犁然舉行溝渠濬則高田有以蓄水而旱不能爲災
圩岸修則下田有以障水而水不能爲災是治田之
舉正治水中之最切要者也故曰治田治水相爲表
裏治田所以治水也三吳之言水利者代有其人興
水利者累聞其事而策非萬全功成小補未有建石
畫垂永利如今日者也良由公之志銳而心誠量虛
而識遠智習而善斷志銳則前無畏途心誠則精實
金石量虛則下情悉達識遠則利害畢照智習則舉

至不迷善斷則機來無失故其建立非凡而成就
遠也某忝公屬吏嘗相從春鍾間日挹公丰采聞公
議論觀公作爲知其事之始末頗詳是以不辭庸
而爲之著論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鏡焉

水考紀畧

水考者水必考而後明也東南水利以百川爲支以
震澤爲滙以三江爲襟帶以大海爲宗以常鎮爲上
源以蘇松爲下委要其利害之大端不過視水道之
通塞而已書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言巨浸之委輸

不壅而百川通流也百川之水滙于震澤震澤洩于
三江三江入于大海蓄洩以時灌溉常足吾見水之
爲利而不爲害也禹跡旣遠世代累遷疏鑿之政廢
而不講上流壅閼則下流橫溢一遇淫潦能不爲蓄
何也百川之水道不通則不能盡趨于震澤震澤之
水口不導則不能盡洩于三江三江之咽喉復滯則
不能盡入于大海而欲其不爲蓄也得乎蓋大海之
所以能納江湖百川之水者以其洩于尾閭如沃焦
然故萬水歸之而不盈也震澤雖巨容納百川苟不

得三江以洩之於大海而欲總三吳之水積之震澤
勢必不能內不得洩外必不復能受則不惟震澤之
溢能使平陸成川而一渠一瀆之水皆足以爲蓄矣
故疏濬之政不可不講也唐宋無論如我 明三吳
海而水利者前有夏忠靖原吉後有周文襄忱其所
建立宏偉非不爲三吳永利而水道靡常積歲旣久
不無湮塞至我林公爲之經畫然後江湖底定百川
流通一復古昔之舊其有功于三吳豈尠小哉蓋經
始于萬曆之五年至九年而後竣工爰作水考一書

以告成事執權秉憲非命不尊故先之以詔令岷山
桐栢崑崙蟠冢莫不有源不窮其源曷沂其流故次
水源血脉和暢然後榮衛敷腴川澤通流然後灌溉
獲利故次水道天道玄邈菑祥時有知而謹之人事
足貴故次水年得失殊狀利害相參則有三老長年
可採而用用罔不臧故次水議人臣之義以尊主安
民境外雖專而有不可以不稟令者非䟽不達故次
奏䟽官有專職斯事有考成自大禹爲司空代不乏
人諸所豎立往往垂之史冊照耀來茲故次水官事

貴初謀民難慮始宣揚德意以告有衆以東庶官則
文具不可缺也故次公移天下之事未有不先經畫
而能底績者上以權肅令下以令趨事上下之間如
指臂然故次水政十人聚而謀之一人斷而行之胼
胝四載神禹爲之而有顯績卽飢寒暑雨胡辭焉故
次治水凡志士勞臣之所爲日夕兢兢不遑啓處以
興水利者罔非爲田工也治水而不治田水將曷利
故次治田以告成事以開後人是不可無紀也若施
伐足爲引嫌則禹貢可以無作故次水績水利聿興

將以永利非見之文字不傳非託之金石不固故次
水碑終焉後之欲求林公之勤勞者觀於此書則幾

又

三吳地形在浙惟杭州爲最高湖州次之嘉興又次
之在直隸惟鎮江爲最高常州次之無錫又次之太
湖當浙直之下流蘇淞又居太湖之下流故山源奔
注自高而卑若鎮常若建康若杭嘉湖凡趨於湖者
皆源也若蘇若淞凡通其流於海者皆委也源莫大
于天目委莫大于三江備列之圖以俟司水者考焉

水利圖說

夫水有源流委折書載之詳矣乃其道路錯沓迤邐盤旋則累句字莫悉也非圖曷以也陶自河馬光其端倪而澗瀝東西洛都定鼎姬公圖以復辟焉矧今日之水有一名兩地數派同源者使必屬之詞幾爲詞所掩寧詎能條分縷派爛焉如掌可無煩身歷而坐鏡肩蹠哉故詞之所不能載載而不及詳者則爲之圖其府析而州州析而縣也大禹敷土之遺乎抑亦周官經野之制也

詔令小序

水利先詔令者一以宣天子之德意一以重臣子之事權奏功集事恒必因之主上尊居九五而神運萬方身在穆清而慮周田野其于水利之廢興生民之利病譬如捧太明以燭幽遐所在洞然明了故命官專督畀以一方生靈之寄惟恐後時而必重其事權錫以璽書所以討安元元者至切也人臣而專茲簡命命專則人思殫精權重則事無掣肘而疏鑿底定之政可次第舉行以延訪盡人情以講求合機

宜以舉刺肅諸司以賞罰勸工役百爾有衆所以雲
蒸風動而踉躑奔走舂鍤之下者惟此以鼓舞之此
水利之所以先詔令也

水源考小序

表必有領事必有綱治水而不窮其源寧免汎濫之
虞故大禹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源長流通日夜湯
湯東注于海然後蕩析之災不作不窮其源而惟疏
流分派譬如治病而徒治其表非完計也三吳水利
以湖爲滙然而非始于湖也湖受諸谿諸谿源于諸

山嶺蓋皆有所自來也。知其所自來，鑿其上流，疏其下流，利而導之時，乃蓄洩備，乃灌溉厥利鉅矣。故水之有源，天地之元化，聖哲之上智，不能外也。職治水者，尚其留念焉。

水道考小序

水道者，水之所經行也。八紘九野之水，莫不由故道以趨于海。大哉海之爲百谷王也！譬之人身之血脈流通，則無恙。壅逆則爲災。是故神禹之智，弗能外焉。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道旣通，然後蓄洩之政，舉

蓄洩之政舉然後灌溉之利興吳中之水其最鉅者
曰三江曰五湖其餘陂塘浦蕩以百千計其故道俱
瞭然可覽睹矣不滌其下流不循其故道而欲治水
雖神禹不治作水道考

水年考小序

治水紀年者何謹災祥也降災者天回天者人是故
修德以銷之者上立事以防之者次變沴旣作而後
攘臂奮鞭以赴之者下水旱之災國家通患迺吳中
之所謂災者獨水爲棘矣夫吳澤國也諸水浩淼易

蓄而難洩一遇淫雨積潦蛟龍鼓怒陽侯弄權惡風
乘之洪波巨濤砰湃橫溢豈惟禾稼泮傷卽廬舍井
竈蕩爲水鄉民其魚乎惟守土者勤修德義極天勤
民朝夕欽欽而又講求水政先事豫防疏壅塞以通
水道置堰閘以時啓閉築圩岸以障流潦濬溝洫以
時蓄洩如是則天且降康不幸而遇災而吾先事有
備災其如我何是守土者之所宜留心也古昔以來
年代遞遷災異時有備錄謹書一披覽則廩廩悚畏
矣作水年考

冰議考小序

天下之事明者議之亦明者用之議于有衆斷于一人斯事無遺策而動無訾尤鹽鐵之論漢庭公卿卒屈于文學是故事貴議也宋濮安懿王之議發言盈庭而迄無定論百世而下非之是故議貴斷也况夫水政之古今殊軌之近異宜沿革利病了不可執治病有方而拘于方則靡效用矣有法而泥于法則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惡可無議也大人碩士謀謀廟廊藹堯父老商確由野荷有裨於水政採而用之

胥石畫也雖有嘉言棄而弗錄則虛雖有神智復而自用則舛夫謀定而後戰與夫不謀而戰者其成敗之相距豈有筭哉

奏疏考小序

夫水利下莫民生上關國計水利興則民安而國計盈水利不興則民病而國計詘斯勞臣志士之所爲日夕經營而不已者也廢穴之賢私議于田野縉紳之士公言于朝宇私議者罔成功公言者有顯效誠使章朝入而命夕下卽方寸之牘可以活億萬之生

靈而垂千百年之長策是經世者之所大快然非老
成卓識平生得於父老之所講求而耳目之所覩記
卽策水攻之成敗利害如燭照而數計惡可形之章
奏聞之廟堂不然空談臆度郢書燕說豈可以民生
國計嘗試而漫言之哉書載禹貢鄆道元著水經司
馬遷作河渠書班固作溝洫志今其形勢經制班班
可考而用之三吳或不盡合故知古知今識時務者
爲俊傑慎毋輕疏水哉

水官考小序

水之有官專治水之責也以水名官以官治水將畢成之績是賴非以備真也是故六卿分職厥有司空諸曹率屬亦置都水在外則有水利臬大夫郡司馬朝廷每修水利輒遣公卿大臣往督其事而以百執事佐之近復命憲臣以璽書行事諸所建白重且鉅者奏請于上其餘一切皆得從便宜彈壓諸司諸司有不率不力者皆得論刺之其事權良重必也憲修政舉事廼奏功莫我元元福利社稷用光史冊以告來世斯其無負于任使乎朝廷設官各有專責

吏治不清則問太宰戶口不蕃則問司農典禮多缺則問秩宗戎事失戒則問司馬刑獄叵平則問司寇地利未盡則問司空憲法罕飭則問執法小民靡寧則問司牧邊鄙多警則問疆吏水利湮廢則問水官此朝廷之所以使天下于指臂而坐策四海者也作水官考

公移考小序

按農田便宜國有令甲而興除委折首藉規圖匪繇查勘覈實每致壁畫乖方蓋計功者先其事策事者

申其約此古重三令五申而漢庭守畫一之法也不
然者詢謀不詳曉示不設則耳目不一施爲必紊矣
洵經理根本之計在公穆云

水政考小序

夫追往鏡來考古準今國是資焉東南水政國計民
生胥此乎賴豈細故哉薦紳大夫仰承簡命下惠元
元各出其智以殫力從事要在刻虛文修實政去近
利建遠圖嘗謂治水猶治疾苟見垣一方則俞扁在
吾一心乃方書何可不覽也前事者後事之師衆議

集便宜備經畫舉矣作水政考

治水考小序

夫治水者水自治也非治水也以水治水而非以我
治水也水以流通爲性通則利民壅闕則溢而爲患
窮其本源尋其故道導其壅而使之行如是而已即
以三吳言之宣歙以上之水可入於蕪湖而不可入
於荆谿蘇常以下之水可趨於三江而不可積於震
澤入於蕪湖則順入於荆谿則壅趨於三江則順積
於震澤則壅雖有神聖欲出胸中之獨見逆水性而

從事舍故道而奏功吾知其不能也故曰治水者求自治也非治水也負薪用壁親操版鋪蒙犯風露無間寒暑凡所爲日夜胼胝而爲之者惟此而已

治田考小序

夫治田者所以治水也田之所患在水旱下田患水高田患旱三吳號稱澤國卑濕乃其間亦自有高下下田患水而所以障水者在圩岸高田患旱而所以蓄水者在溝洫圩岸修則宣防有備而水不能爲災溝洫修則蓄蓄有備而旱不能爲災此治田之大略

乃水政中之最喫緊者也治水而不治田時而水潦
河道雖通而一時洩瀉不及者無隄何以障之時而
旱曠江河雖大而寫遠灌注不到者無溝何以蓄之
水政何裨焉故曰治田者所以治水也然其中經畫
處分亦煩且勞矣自非高爽薦誠卓然負大人之器
而又實究心細民之業者莫得而辦觀于近事其効
可觀見矣按治水治田相爲表裏前已敘之詳矣今
林公某首開吳淞江以通震澤次開蘇淞下流諸河
以達三江則下委旣治次開常鎮諸瀆以導下流則

上源亦修而治水之功畢矣復刊布治田六事通行
四郡責令所司各就田之高下開溝渠築圩岸然後
旱潦有備民以永賴云

水績考小序

古人有言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
也夫展輿圖于指掌殫精神于河渠沂委尋源殺流
分勢究其通塞之故相其高下之形籌其利害之幾
而務立爲將來永久之利一肇渺茫莫得要領其初
議亦大落落矣逮其事定功成民乃永賴是非獨才

智有餘則其精神之所到也語云弗慮何獲弗爲何成是故事弗可無績也績用弗成所以勤事者安在紀水績者語成勞也非自多其功伐者也是禹貢之遺也

水碑考小序

嘗觀河渠溝洫二書言治水者甚悉蓋國之利害所關故備論其事云禹貢紀蹟玄圭告成後世之追求明德者可考而鏡焉則以聖人之不廢竹素也東南澤國儲餉所寄講求水政其事靡得殫紀其所經營

壁畫必筆之竹簡勒之金石凡以存前事而告來世
斯亦嘉惠元元之心非獨嫻於文辭鈎竒炫彩沽後
世名此與杜征南之沉碑異矣百世而下尋斷碣於
荒煙野草之間讀遺文於騷人韻士之筆則經制了
然在目慨然興懷思所以踵乃故蹟駕美前人民瘼
其永有瘳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君子所
稱三不朽者立言最下而聖賢之功德鴻鉅非托之
立言者則不能聲施後世爲後世楷程故言亦足
自榆集卷之十五終